以中国与时代为观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 沈壮海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强调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几年来，不同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经费投入、资源配置、平台构筑、制度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都不断加大。在高等教育领域，传统的文科强校你追我赶，许多理工类高校也纷纷结合学科特点努力在文科领域涵育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中国学术繁荣发展的战略引领，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学界的内在自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点、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并系统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法论原则。在新时代，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即高质量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贡献力量，在这一方面，我们都应有更强的自觉、更扎实的努力。与此同时，还要看到的是，在新时代，人们对思想理论方面的优秀著作需求越来越强，要求也越来越高。写出高质量的思想理论著作，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者们应有的学术担当。拿出的论著，有没有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出深入系统的学理讲解？有没有抓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提出的、人们关心关注的真问题、新问题？有没有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话语讲出我们理论和实践故事的精彩、揭示其间的深层逻辑？如此等等，这些都关系着我们的作品有没有足够的分量、能不能赢得读者。判断一部思想理论著作质量的重要标尺，就是要看它是否做到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增进原创为根本着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年来，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观察世界，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铸精品力作、发真知灼见，学界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以增强主体性和原创性为内在自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的探讨和建设不断深化；原创性的标志性成果也不断推出。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质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归根到底，是交融一体的，而非相背相离的。“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探索中，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这是应用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了更深入的、原理性的认识，则进入了基础研究的层面；对已经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基础研究成果有了深入的、通贯的掌握，以此观察分析具体的现实问题、新遇见的问题，形成解决方案，这就又由基础研究进入了应用研究。从起始意义上讲，应用研究更具有前提性。任何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基础性研究，都由实践中来，都不可能是脱离实际的苦思冥想的结果，都以应用研究为其起点。在学术积累、知识进化到今天，同时新实践、新问题也不断发展和产生的背景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等重要，真正高质量的基础研究，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顾世上冷暖的；而应用研究，如果不能高质量地发挥作用，或者为基础研究积累素材和经验，也无以称得上是有意义的、真正的应用研究。切实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自主而又具有广泛影响力、引领性的知识体系，才能够有力地构建起来。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植根实践为根本路径。实践是理论之源、学术之本。脱离时代、游离实践、闭目现实，学术也就失去了发生的根本、发展的动力，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条件。也会有人误以为，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学术，才是真学术。实际上，割裂与现实的联系，不仅不能增加学术的高雅与纯粹，反过来，还会使学术气血不足、血脉不通、苍白乏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许多学术名著，他特别指出：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他还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我们中国学者对研究中国有更深的情怀、更强的自觉，强化对中国系统而有深度的研究。研究中国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却是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学术活力、底气赖以存在之基，是中国学术安身立命之所在，是中国学术从容面对世界之所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有关怀人类的胸襟和气度，但服务中国是其应该担负的神圣使命。中国学术的繁荣进而中国学术的生命力、影响力、话语权，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自觉和定力、能力和水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汇聚哲学社会科学界最广泛的力量，自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大学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全民阅读工作开启深入推进新阶段



□ 李铁牛

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发来贺信，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封信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倡导全民阅读”到“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工作已经连续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工作重点的升级转换标志着全民阅读进入了新阶段。

全民阅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重视阅读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强盛的重要表征，是历史文化知识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每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来自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1.6%，这一数字相比1999年的60.4%，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增长。全民阅读工作已经为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全民阅读工作开展20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让阅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阅读需求的多样化、阅读方式的多元化，颠覆了人们的传统阅读观念。面对新形势，全民阅读工作只有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不断深入推进，才能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首先要明确全民阅读的重要意义。阅读关乎个人的成长，是个体生命提升的重要途径，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事，但实际上阅读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的塑造。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和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塑造，都离不开国民阅读的不断积蓄和文化的创新发展。在给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发来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这其中就蕴含个人阅读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刻关系：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本领和工作能力，才能不负人民重托，奋斗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养成阅读习惯，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丰富的知识，才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国家，不同人群之间文化水平差距较大，全民阅读培育任重道远。个人阅读学习成长与国家发展联系密切，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需要不断提振人民群众主动学习的精神，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阅读无疑是凝聚起磅礴社会力量的关键一环。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要建立多媒介融合的大阅读观。现代科技的发展让阅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扩展。阅读不再仅限于纸质书籍，电子阅读、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介融合的大阅读发展趋势已经形成。《2021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5.06亿，相比2020年的4.94亿，增长率为2.43%；人均阅读量电子阅读11.58本，有声阅读7.08本；数字阅读上架作品数量约3446.86万部，相比2020年的3103.6万部，增长率为11.06%。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阅读已经越来越普及和成熟，成为全民阅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阅读形式也催生了阅读内容的生产变革，共创共享的内容创作和传播方式，加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联系，实现了阅读价值的新增量。与传统的阅读相比，新型阅读方式更加便捷高效，贴近生活，其阅读形态、体验和场景打造，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和消费习惯，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的背景下，统筹传统阅读与新型阅读两手抓，发挥各自优势，拥抱新变化，把握新需求，加快推进特色阅读服务平台的建设，创新全民阅读工作下沉的服务模式，能够提高阅读服务的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的阅读体验。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要助力阅读更多融入人民群众生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持续上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一项民生系统工程。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顶层设计基层用力，各地政府部门加大扶持力度，公共文化设施不断丰富完善，阅读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一大批群众身边的阅读文化空间精彩亮相。“15分钟阅读文化圈”“城市书房”拉近了人们与阅读的距离，让阅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社区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克服困难，积极提供空间、活动、服务、品牌等价值服务，网上网下齐用力，保障了人民群众文化精神食粮的丰富供给。当前，全民阅读工作开启深入推进的新阶段，一方面，要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环境。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全民共建等方式完善公共阅读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改造，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的阅读公共服务网。另一方面，科学引导人民群众享受阅读的魅力，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运用多种手段创新公共阅读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服务人民群众多样态的阅读方式与新生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当阅读有机融入人们的学习、工作、休闲和娱乐等生活场景，人们阅读的心态自然就会变“要我读”为“我要读”，从而实现阅读充实生活，生活因阅读更美好的全民阅读生态美景。

文化视点

渌江书院：王阳明两度讲学 左宗棠曾任山长

□ 瞿孝军

湖南醴陵，因盛产陶瓷、烟花而享誉世界，因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秀毓潇湘。渌江书院前身为始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学宫，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式命名为渌江书院，道光九年（1829年）迁建于西山——目前书院所在地。书院为中轴对称式二进院落木石建筑格局。书院前门门额题“渌江书院”，两边有联：道崇东鲁，秀毓西山。进门为院落，可纳数十人；前为讲堂，题“英才蔚起”；两边是耳房；院落后厅，额题“万世师表”；书院两侧为斋舍，东斋为主敬、正谊、明道，西斋为存诚、进德、居业。渌江书院因历史最久、教学质量最高，成为宋以来醴陵9所书院中的佼佼者、湖湘文化的重镇、清代县级书院的典型代表。



“朱张会讲”在这里拉开序幕

宋代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两度到醴陵。第一次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他专程从福建崇安来到湖南与学者张栻会面。张栻时任岳麓书院主教，他从长沙专程移步醴陵，著名的“朱张会讲”就在此拉开了序幕。会讲持续两个多月，从秋天讲到冬天，从醴陵讲到长沙，听者甚众。

朱熹第二次到醴陵是在绍熙五年（1194年），他任潭州（长沙）知州兼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时，在吴猎、黎贵臣两位醴陵籍弟子的陪同下来渌江书院前身学宫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问真传的人物，“猎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吴猎后来成为湖湘文化奠基人之一。黎贵臣，受业于朱熹，1194年，朱熹聘黎贵臣为岳麓书院讲书执事。朱熹这一次来醴陵还写下绝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淳熙二年（1175年），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到醴陵莱山讲学。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浙江婺州（金华）人，他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创立婺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曾与朱熹同撰《近思录》。他在醴陵的简家冲大讲他的浙东学说，醴陵一时成为理学和婺学交锋的主战场，“醴人士望风景从，争相亲炙”，充分展现了渌江书院兼容并蓄的风范。渌江书院头门楹联“恩承北阙，道接东莱”正是为了纪念他。

王阳明两度来此讲学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也是两度到醴陵游览讲学。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正德元年（1506年），阳明因言事谪贬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二年（1507年），谪戍途中他经过醴陵，慕名来到渌江书院，这是他首次来此讲学游览，并写下《过靖兴寺》：“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磬来。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洞天藏日月，潭窟隐风雷。欲询兴废迹，荒碣满蒿莱。”王阳明第二次到渌江书院是在正德五年（1510年）春，他奉诏还京再一次途经醴陵时在此开坛讲学，他糅合心学与理学，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讲学之余游靖兴寺，再写诗篇：“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左宗棠任职山长

同多数书院一样，渌江书院实行的是山长负责制。山长是书院的核心，其人选必须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渌江书院山长年龄最年长者周静远，在任时已80高龄，左宗棠是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山长，时年24岁。左宗棠，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清道光十六年至十七年（1836—1837年），他任渌江书院山长，力推改革：一是肃院规。以《朱子小学八则》作为渌江书院院规，注重培养学生品德与人格。二是严学风。每日逐个检查学生的学习笔记，奖勤罚懒，对疏懒废学或弄虚作假者，扣除膏火。三是改教材。删减“经史子集”中说教的部分，增加兵法、农经等课程，大幅度提高理工技术课程比例。

一张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渌江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次年改为渌江中学。后来，渌江中学又先后改为县立中学、师范等。1951年春，县立中学从西山迁出，与遵道中学、湘东中学合并，改为醴陵县第一中学，书院旧址则一直保留在西山。2013年，渌江书院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列入第五批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传统书院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2015年8月，渌江书院全面修缮整治工程开始实施，为纪念朱、张、吕、王、左“五贤”兴建的“五贤堂”，建筑风格彰显湖湘文化特色。2018年，渌江书院改扩建工程基本完成，全面实现对外开放。根据醴陵发布的报道：位于书院正面围墙的“渌江书院近现代杰出学子人物墙”吸引了不少目光。在长达16米的围墙上，李立三、陈明仁、蔡申熙、左权、宋时轮、陈觉、黎澍、李铎等13位杰出学子的人物浮雕像栩栩如生。他们的生平事迹被简明概括，在古色古香的青砖石板上定格。书院创立以来至醴陵一中合并前，这里曾经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代表，这13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墙建成后，广大市民有了一个了解书院历史的重要窗口。现在，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渌江书院以新的定位、新的面貌、新的气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

书院寻踪